

卷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十八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1 五



皇朝類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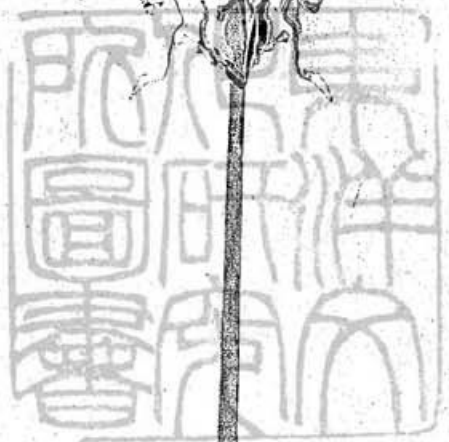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享韓持國為禮官建言皇后廟孝章
淑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待制以上議議
者九十七人自夢得武平仲 祖揚侍講向龍圖原
甫景彛聖從八人以為當合食太廟永叔陽叔子華
長文子方包希仁錢資元盧公彥并鎮九人以為當
從持國論卒為二議以上朝廷以為日迫且依舊合
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辭太王其所議自
後亦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
而入太廟又何必為別廟哉然其論議之難合也若
是東齋記事

僖祖廟爲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 聖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切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小倫非敢違天而廢古請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生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右稷以下者非絕譽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絕承之故也若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 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於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

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廼無成憲因時制禮寔在聖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荅曰廟祧之序蓋有典彛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祇服宜依所請於是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右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右稷之功則知推右稷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

熙寧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各以南北爲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

籍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國語云王耕一墾廢人終于千畝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九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所非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徙先農壇于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五穀之外并植菓蔬冬則藏冰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並從之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郊之圓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圓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固陋昧古以失情文

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 英宗於明堂推以配上帝餘從祀群臣悉罷

郊祭

四月詔親祠北郊依南郊儀如不親祠則上公攝事先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既若有合而禮夫婦共牢於是合唐天地以隆一體之誼後漢光武魏文帝晉元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殆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即設天皇地示位誓之典禮有所未合於是翰林學士張堯言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圓立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以至牲犛器服詩歌樂舞形色度數莫不攷其象類故天神地示可得而禮由

此觀之夏至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蒞之此萬世不易之理也議者以謂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月不唯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之義必不得已臣以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焉禮官請如槩議上批張槩之議在今所宜固無所易

元豐六年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列必躬三歲之祠祭以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之說考諸儒之言緝熙曠議是正鉅典陟配烈祖對侑昊穹於時維太常之旒備金玉之駕廼摺大圭以為國之綬廼服大裘以攻古之文故事究冕行事至是始

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元豐雅訓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嘗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不為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 上覽之矍然即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尋二人遺迹乃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歲時致祭余所上書略曰臣嘗讀史記卅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為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宮之難屠岸賈殺趙朔趙括趙嬰齊已赤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官中甚急於是

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
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
且天方啓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極天下於湯
火之中而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
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趙氏無復今
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繆負他嬰匿於山
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持真孤遂
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於是趙宗復
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與秦俱霸其後爲
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真定中山則
古之趙地也故趙氏世爲保州人而禧祖順祖翼祖
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 太祖啓運 太宗承祧
真宗紹休 仁宗守成 英宗繼統 陛下續業嚮

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緥孑然之孤使得以全
則承祀無遺育矣又安能熾昌以至於此故臣深以
謂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
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爲嬰服喪三年爲之祭邑春秋
祠之世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竊慮其祠或
廢而弗舉或舉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闕典也
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自宋有天下九兩周甲
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
弗顯故 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
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 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
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爲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
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爲
之也伏况二人者忠誠精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

於大空而百世不滅故乞朝廷指揮下河東北晉趙
分域之內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
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於甲令永為典祀如
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於二人者矣青菴
雜記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
也然不知至于服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
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
衆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是
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為禮官景文遂令
三人各為議狀不疑曰初常傳重誤也宜改正之使
追為服決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為當接服若曰父死

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
服是一尊親為兩等服也予謂石氏之孫宜依禮令
不傳重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
孫傳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
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
見行禮令處之也豈可旋更禮法使變替服而傳重
加以重刑也又為次道難曰衆子死嫡孫接服嫡孫
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方決而死
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也然景文
從次道議仍請著為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
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汝王奏請持喪下兩制臺諫官

議唐子方為諫官與諸御史皆不欲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貯廊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夢得坐子方旁不覺歎曰俊人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與臺諫官竟為兩議以上遂詔閣門祇候內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者將何以處之乎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投於各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齋送醮祭之具頗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留二十處餘悉罪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火滌洞

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詠真洞建州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東齋記事

昏禮坐鞍

劉岳言儀昏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序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服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

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九簪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爲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具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廬陵歸田錄

蜡臘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於臘辰

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禮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外殿群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羣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禮皆以法服設宮架萬舞酒三行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圓丘以宣祖皇帝配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饗明堂請以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從之

惠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慧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謫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安八蜡不通八蜡小祀也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以為然

祭太社

太祖初有事於太社時國初墜典多或未修太祝文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騰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猶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體開視之廼竇儀撰者文曰維某年太歲月朔日宋天子某敢昭告于太社謹因仲秋仲春

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其嘉薦醴醑備茲裡瘞用伸報本敢以右土勾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首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亡報乎尚享遂詔議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祭酌於三代之典繼以進熟之際作雍和樂太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闈入皇帝詣壘洗之儀並如圓丘事具本式詣太社樽所執樽者舉幕贊酌醴醑太常卿引皇帝於太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

玉壺清話

兩制攝事

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太

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
笑治龔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
東軒筆錄

祠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某
二太一處前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衣天
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某太遊三太一亦
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中太
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
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盡服通天絳紗有
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 上遣中使視之乃
畫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
親祠及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祠太和中監察御史
舒元輿論列遂降為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
太祀宣宗時又降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
早禱雨獲應遂升為天祀 春明退朝錄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郊廟讀祀冊官至御各必起 上至郊宮更衣
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 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
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郊
廟之精意也 澠水燕談

醮祠御寶

真宗皇帝嚴於醮祠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
寶其後大內火寶亡止用御前之寶慶曆中下學士

院別製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祠則用之東

齋記事

朝獻朝饗

上親郊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未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室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筆談

雲韶部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聽聰惠者數十人令於教坊習樂名蕭韶部後改曰雲韶部內宴則用之

鈞容直

太平興國中擇軍中之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則騎而導駕後改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焉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殆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類亦衆然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諺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並沂國公筆談

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又手管也 太宗皇帝賜
今名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典禮音律

協律

一

燕龍圖 肅判太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
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
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
千七百三十黍胡緩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知律之
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徑三分四
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三十黍皆失於以天而生律也
阮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
今之樂高五律蓋用唐樂而知之自收方響一笛一
皆唐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二椀二米者是時